

明儒學案卷四十一 甘泉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豫章後學

徐兆瀾

周聯慶重刊

熊榮祖

蕭兆炳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劉秉楨

李真實

許孚遠字孟仲號敬菴湖之德清人嘉靖壬戌進士

授南工部主事轉吏部尋調北大計與冢宰楊襄毅

溥

不合移病歸起考功主事高文襄不說出爲廣東

僉事降海盜李茂許俊美移閩臬考功王篆修怨復
中計典謫鹽運司判官萬曆二年擢南太僕寺丞遷

南文選郎中請告補車駕郎中謁江陵問及馬政先生倉卒置對甚詳明江陵深契之欲加大用而王篆自以爲功使親已先生不應出知建昌府給事中鄒南臯薦之遷陝西提學副使擢應天府丞以申救李見羅鐫級歸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入爲右通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日本封貢事起先生疏言發兵擊之爲上策禦之爲中策封貢非策也其後朝廷卒用其中策召爲南大理寺卿晉南兵部右侍郎而罷二十二年七月卒贈南工部尙書先生自少爲

諸生時竊慕古聖賢之爲人。羞與鄉黨之士相爭逐。年二十四薦於鄉。退而學於唐一菴之門。年二十八釋褐爲進士。與四方知學者遊。始以反身尋究爲功。居家三載。困窮艱厄。怵忽略有所悟。南粵用兵。拚舍身命。畢盡心力。怠墮躁妄之氣。煎銷庶幾。及過蘭溪。徐魯源謂其言動。尙有繁處。這裡少疑重。便與道不相應。先生頂門受鍼。指水自誓。故先生之學。以克己爲要。其訂正格物。謂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尙在。是物也。故必常在根。

上著到方寸地灑灑不掛一塵方是格物夫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此乃格物榜樣先生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嘗規近溪公爲後生標準令二三輕浮之徒恣爲荒唐無忌憚之說以惑亂人聽聞使守正好修之士搖首閉目拒此學而不之信可不思其故耶南都講學先生與楊復所周海門爲主盟周楊皆近溪之門人持論不同海門以無善無惡爲宗先生作九諦以難之言文成宗旨元與聖門不異故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其

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
廓然寂然者而言之祇形容得一靜字合下三言始
爲無病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非文成之
正傳也時在萬厯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講會甚盛
兩家門下互有口語先生亦以是解官矣先生與見
羅最善見羅下獄拯之無所不至及見羅戍閩道上
仍用督撫威儀先生時爲閩撫出城迓之相見勞苦
涕泣已而正色曰公蒙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
過而鼓吹出耀此豈待罪之體見羅艱然曰迂濶先

生顏色愈和其交友真至如此

原學

天然自有之謂性效性而動之謂學性者萬物之一
原學者惟人之能事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爲其能
學也學然後可以盡性盡已性以盡人物之性則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而爲三才故學之係
於人者大也天聰天明非學不固威儀動止非學不
端剛柔善惡之質非學不化仁義禮智信之德非學
不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非學不盡富貴
貧賤夷狄患難之遇非學不達學則智不學則愚學

則治不學則亂自古聖賢盛德大業未有不由學而
成者也故先師孔子特揭學之一言以詔來世而其
自名惟曰學而不厭而已性之理無窮故學之道無
盡學而不厭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也然而三代以上
道明而學醕三代以下道喪而學雜高之淪於空虛
卑之局於器數浸淫於聲利靡盪於詞章嗚呼學其
所學而非孔子之所謂學也其卓然志於孔子之學
不爲他道所惑者寥寥數千載之間幾人而已乃其
見有偏全言有離合行有至不至擇而取之則又存

乎其入焉故學以盡性爲極以孔子爲宗若射之有
的發而必中若川之歸海不至不已矣夫然後可以
語學學之義大矣哉

原學
篇一

○學者既有志於孔子之

學則必知夫求端用力之地孔子之學自虞廷精一
執中而來其大旨在爲仁其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最
爲深切著明者也人心本來具此生理名之曰仁此
理不屬血氣不落形骸故直云克己己私一克天理
具存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則故云復禮一曰克己
復禮則無我無人平平蕩蕩萬物一體故曰天下歸

仁已最難克仁最難言因循牽繫終身陷溺剛毅深
潛一日可至故曰爲仁由已而不由人出此入彼卽
在身心之間其機至嚴其用至博故曰非禮勿視聽
言動此孔門學脈也他如言敬言恕言忠信言閑邪
存誠言洗心藏密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無非此理
無非此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矣是故舍仁而
不求者昧其本心不可立人道於天地之間不由克
已復禮而言仁者道不勝欲公不勝私而徒以聞見
湊泊氣魄承當無強至於仁之理知克已者一私不

容氣質渾化故功利權謀之說非所可入知復禮者
體用俱全萬理森著故虛無寂滅之教非所可同修
此之謂天德達此之謂王道此孔子之學自精一執
中而來爲萬世立人極者也學者於斯篤信不惑而
行之不惰其庶幾乎可以語學也夫

原學
篇二

○學不貴

談說而貴躬行不尙知解而尙體驗易曰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
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
不言而喻此其說也是故性定者其言安以舒養深

者其容靜以肅。內直者其動簡。盛德者其心下。反之而躁妄輕浮。繁擾驕汰生焉。蓋理欲消長之機。志氣清濁之辯。見於動靜。徵於應感。如影隨形。不可掩也。昔者虞舜夔夔齊慄。以格其親。而好問好察。善與人同。乃見其精一之學。文王在宮。在廟。離離肅肅。而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乃見其敬止之功。孔子溫良恭儉。讓萃至德。於其躬而意必。固我至於盡忘。乃其學而不厭之實。凡古今聖賢所爲師表。人倫信今傳後者。必以躬修道德而致之。斷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也。

故學者之學務實修而已矣珠藏而淵媚玉韞而山
輝德聚於其中而發見於其外有不修修之未有無
其驗者也不修而僞爲於外與夫修之未至而欲速
助長操上人之心者皆孟子所謂無源之水易盈易
涸不可長久矣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
道的然而日亡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誠僞虛實判若霄
壤其理甚明內辨諸身心外證諸家國學之終身不
至不已斯學之道也

論學書

中庸所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覺照存養而已但人心道心元不相離善與不善禮與非禮其間不能以髮故閑邪一著乃是聖學喫緊所在學者苟知得善處親切方知得不善處分明譬諸人有至寶於此愛而藏之所以防其損害者是將無所不至又譬諸種植嘉禾無所容其助長之力惟有時加耘耔不爲莠稗所傷而已

答孟我疆

○白沙靜中養出端

倪敬齋只說存養曷嘗有看見察見兩說牴牾蓋中

庸首章言不覩不聞末章言無聲無臭分明天命之
性不可覩聞不涉聲臭而夫子告子張曰立則見其
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顏淵自敘如有所立卓
爾又却是有所見有所立此兩者要須默識而神明
之道之在人非優游散漫者所可入必是凝精聚神
念念不忘若有參前倚衡之見及其與道契合處原
來聲臭俱無若存知見便非道體

答陸
以建

聲色臭味

安佚自是天性之所不能無不離乎氣質者也第是
數者爲性之欲必其順乎天理之當然性通極於命

而後性不蔽於欲。故曰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等事而謂之命者。何言君臣父子賓主賢否之際。遭遇不齊。天道之升降。否泰消息盈虛。雖聖人有所不能。必是以謂之命也。然仁義禮智其性在我。隨其時勢所值而皆有可以自盡之道。命責成於性而後。命不違乎天。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究而言之。命無二性。亦無二。但人於聲色臭味之欲。恆謂之性。生於君臣父子所處難易順逆之間。多誘之天命。故孟子特伸此抑彼。使學者知所重輕云爾。

答朱用韜

○所謂天則超